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三十八回 武行者敘舊六和塔 宿太尉敕封暹羅

話說大宋高宗皇帝被阿黑麻迫至牡蠣灘，署暹羅國事李俊救駕。元旦受過朝賀，初二日審劾叛臣，初三日啟駕。李俊選文武官八員，領兵二千，護送御駕還朝。海波不興，和風霽日，於路無話。進了普陀蓮花洋，到明州港口，太監先去報知，明州官員盡來迎接。飛遞到臨安，滿朝文武都到明州，請聖上登岸。乘了玉輦，千乘萬騎擁衛過了錢塘江，到臨安府。合京官僚百姓俱呼萬歲，御了皇極殿，群臣拜賀。改建炎四年為紹興元年，大赦天下，百官覃恩升賞。柴進等把兵船泊在明州定關，只喚四十名家丁，隨身行李，護駕過江。次日宣柴進等進朝，命光祿寺賜宴，敕吏部照原冊論功封職。柴進等謝恩而出，俟候敕命。自然要擔擱幾日，且在西湖上昭慶寺安寓。柴進道：「我等前日從征方臘，在此一月有餘。軍務倥傯，無有閒暇，臨安有許多景致不曾遊玩得。今候敕命，空閒在此，正好各處遊覽。」昭慶寺僧人聞得是暹羅國使臣，那西廊下有幾房開骨董舖的，正要買些暹羅密犀、伽南洋錦等物，相見了，盡是中華人物，叩問其故，柴進笑而不言。先齋戒沐浴，到天竺進香，都乘駿馬，隨二十家丁。到天竺禮了觀音大士，白雲房住持擺齋相待，厚謝香金。又寫疏喜捨，僧人趨承引路，從下天竺轉到靈隱飛來峰冷泉亭上。燕青道：「這景致非凡，白樂天《冷泉亭賦》云：『天下勝概，甲於餘杭；餘杭勝概，甲於靈隱』是也。」從寺背後上韜光庵，庵門首看見「樓觀滄海日，門對浙江潮」一聯，眾人望東南指點道：「此去暹羅國敢有萬里之遙了。」又到法相、龍井、虎跑隨喜，天晚了就宿僧房。身邊有的是銀子，隨處佈施，所以各處款待。僧道看銀子面上，曲盡趨奉懇懇。到吳山頂上，立馬觀看，前江後湖，山川秀麗。遙望萬松嶺上，龍樓鳳闕，縹緲參差，十分壯麗。俯瞰城中六街三市，繁華無比。蕭讓指道：「錢塘江外白茫茫的是海，虧這繫子門一鎖，成了門戶，所以臨安建都，還可偏安。」樂和道：「我還有杞人之憂。看那西湖之水，錢塘門一帶幾與城平，倘一時用起兵來，湖中水滿引來灌城，恐怕不浸者三版。」李應道：「你這遠慮倒也不差。」柴進回頭向北道：「可惜錦繡江山，只剩得東南半壁，家鄉何處？祖宗墳墓，遠隔風煙。如今看起來，趙家的宗室比柴家的子孫也差不多了。對此茫茫，只多得今日一番歎息。」燕青道：「譬如沒有這東南半壁，傷心更當何如？」傷今弔古一番，到淨慈寺裡宿了。

次早呼延灼說道：「武都頭在六和塔出家，不知存沒若何，該去一探，就拜魯智深骨塔。」回到江邊，住持接進到禪堂裡，武行者攤山脊梁，行童與他搔癢。見眾人走來，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「阿呀！」衣服不曾穿好，提了袖口就與眾人作揖，說道：「兄弟們怎得到此？夢裡也想不到。」柴進悉把從前事跡說過，今護送聖駕還朝，候領敕命，因此來望兄長。武松大喜道：「我作廢人，眾弟兄又成這般大事業，可敬可敬。」柴進喚家丁捧過五百兩香信並土儀相送。武松道：「我衣食俱是常住供給，要這銀子何用？既承盛意，留下修理六和塔，與弟兄們作福。」李應道：「這些兄長收了，明日到昭慶寺，再舍五百兩修塔。」住持滿心歡喜，連忙擺齋。孫立道：「兄長平日還是用齋用葷？」武松道：「心如死灰，口還活動，只是熬不得酒。常住純素，我在房裡便吃些。」喚行童道：「牀頭兩罈好酒燙起來。前日王府尹送的金腿、寧養整理好些。只此二味寡素，想弟兄們也當不得。」不一時，大碗酒斟來吃。蕭讓道：「兄長往日英雄，景陽岡打虎、血濺鴛鴦樓本事都丟下麼？」武松道：「算不得英雄，不過一時粗莽。若在今日，猛虎避了他，張都監這千人還放他不過。」眾人齊笑起來。問道：「李俊做了暹羅國王，只怕還是潯陽江上打魚身段。公明一生心事，被他完了，難得難得。」呼延灼道：「兄長同我們到那裡，老年兄弟須得常在一塊。若好清靜，同公孫勝住靜，一個和尚，一個道士，香火正要盛哩。」眾人又笑起來。武松道：「在此慣了，魯智深的骨塔，林沖的墳墓，都在這裡，要陪伴他。我的塔院也尋在半邊了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我們也要去掃塔。」喚家丁取十兩銀子與住持，明日禮塔打齋。住持進來問道：「可是上智下深那位大師的骨塔麼？」呼延灼道：「正是。」住持領命去了。

武松又問道：「舊日弟兄，共是幾個在哪裡。」燕青道：「還有三十二個，連李大哥太湖結義的，還有四個子姪，與王進、樂廷玉、聞煥章、扈成，總是四十四人。」武松道：「怎麼他四個也入了伙？」燕青悉把前事說了。武松道：「事非偶然。子姪輩是那四個？」呼延灼指徐晟道：「這是金槍手徐寧的兒子，喚做徐晟，過繼與我的。宋公明姪兒宋安平，花知寨令郎花逢春，做暹羅國駙馬，並我小兒呼延鈺。」武松道：「隔不多幾年，又換一班人物。你們回去，想盡是暹羅國大官哩。」樂和道：「算不得官，不過混賬。」武松道：「也強如在梁山泊上做強盜。」盡皆大笑。吃得酩酊而寢。

次早住持同十二眾僧人，焚香擊磬，一齊禮了魯智深骨塔。林沖墓上奠了酒，眾人在墓門松樹下，坐著說起在中牟縣殺高俅等一節，武松稱快道：「殺得好！林教頭的魂也是鬆暢的。」回到塔院，打過合山齋，拜別武松，依依難捨。住持跟來領銀子。進了湧金門。浪裡白條張順敕封金華將軍，立廟在門內，又備祭澆奠。大家歎息道：「一般是潯陽江好漢，同上梁山做水軍頭領，死的死了，生的暹羅國為王，可見人生都是命安排。」出了錢塘門，回到昭慶寓中，把五百銀子與六和塔住持領去。時值清明將近，柳垂花放，天氣晴和。香車寶馬，士女喧闐。畫船蕭鼓，魚鳥依人。沉又作了帝都，一發繁盛，真有十里紅樓，一窩風月。所以「山外青山樓外樓」這首詩，譏宋高宗忘父兄之大仇，偷安逸樂，不思量重到汴京，恢復疆土，故云「直把杭州作汴州」也。

閒話丟過，再說柴進等到得昭慶，天色已晚，就在寓中吃夜飯。呼延灼、李應、孫立只顧飲酒，燕青扯了柴進、樂和道：「我三個在湖上步月就來。」出了寺門，過了斷橋，沿堤步去。正值望夜，月明如畫，湖山清麗，好一派夜景。原來臨安風俗是怕月色的，游湖都在巳午未三時。此時初更天氣，畫船空冷，湖堤上悄無人跡，愈覺得景物清幽。柴進挽了燕青的手，見兩三個人同一美人席地而坐，安放竹爐茶具，小童蹲著搗火。聽得那美人唱著蘇學士「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」那套《水調歌頭》，真有留雲過月之聲，嬌滴滴字字圓轉。月光照出瘦儂儂影兒，淡妝素服，分外可人。燕青近前一看，扯了柴進轉身便走，道：「我們回去罷。」柴進道：「如此良夜，美人歌得甚好，何不再聽聽去。」燕青低低說道：「這便是李師師，怕他兜搭。」柴進道：「我看得不仔細，原來就是他，為何在這裡？」燕青道：「豈不聞『鶉鴿子旺邊飛』？」樂和笑道：「還好，若飛到北邊去，怎處？」回到寓中，呼延灼與孫立猜枚，孫立輸了一大碗。孫立不肯吃，呼延灼要扯耳朵灌他，正在喧嚷。柴進三人到來，說道：「小乙哥忒殺薄情。東京的李師師在二橋堤上唱得正好，小乙哥怕他兜搭，扯了回來。」蕭讓道：「只聞其名，我在東京許久，不曾斷會。明日同去訪他。」燕青道：「這賤人沐了太上皇帝恩波，不思量收拾門頭，還在這裡追歡賣笑，睬他怎的。」柴進道：「多少巨族世家，受朝廷幾多深恩厚澤，一見變故，便改轍易轍，頌德稱功，依然氣昂昂為佐命之臣。這樣煙花之女，要他苦志守節，真是宋頭巾！」燕青道：「恐怕不認得葉巡檢了。」眾人皆笑。又同吃了一回酒，方才安寢。

次日同在寺前閒立，有個人提了只花籃，貯滿了杏花，見了燕青，聲喏道：「小乙哥，你卻在這裡，李師娘好不記念你，就住在葛嶺。」這個人叫做王小閒，專和妓家打哄的，是東京人，隨李師師到臨安的。柴進、蕭讓叫進，取十兩銀子與他：「你去叫只大湖船，備兩席酒，少停便來訪師娘，接他湖中敘話。」王小閒接銀子去了。柴進又打點明珠一串、通天犀簪一枝、伽南香盒一個、西洋錦一端相送。呼延灼道：「我與孫大哥下去罷。」樂和道：「怎麼不去？他專歡喜你兩個騷鬍子。」王小閒又來請了，燕青只得陪眾人去。到葛嶺邊，倚山面湖，是最勝去處。王小閒推開竹扉，一帶雕欄護著花卉，客位裡擺設花梨木椅桌，湘簾高控，香篆未消，掛一幅徽宗御筆畫的白鷹，插一瓶垂絲海棠。簷前金鉤上鎖的綠衣鸚鵡喚道：「客到茶來。」屏風後一陣麝蘭香，轉出李師師來。不穿羅綺，白蘊新衫，宮樣妝束，年紀三旬以外，風韻猶存。笑吟吟逐位見過，送了坐，對燕青道：「兄弟多年不會，今日甚風吹得來？」見了柴進，叫道：「葉一一」樂和忍笑不住，李師師便縮了口。樂和道：「師娘，這是柴大官人，當年假冒的。」李師師笑道：「妾身是極老實的，竟認做葉官人了。」柴進喚取過禮物，李師師道：「承眾位賜降，已是生輝，怎敢當此厚賜，卻之不恭了。」命丫鬟收了，獻出龍井兩前茶。李師師將絨絹抹了碗上水漬，又逐位送來。送到徐晟，見這小伙兒生得俊偉，一眼睨他。徐晟又從不曾在女人手裡接東西的，過於矜持，把茶潑翻在袍子上。徐晟滿面通紅，樂和笑道：「賢姪，你見師娘送茶

來，就慌了，經不起這一杯。」李師師道：「好傻話！」大家取笑。

王小閒到來道：「湖船在西冷橋，請爺們下船。」李師師又去更衣勾臉，兩個丫鬟抱了衣包文具，下了船。眾人說說笑笑，燕青低著頭再不開口。李師師餘情不斷，叫道：「兄弟，我與你隔了多年，該情熱些，怎地反覺得疏落了？難得相逢，到我家裡寬住幾日。媽媽沒了，是我自作主張。」燕青道：「有王事在身，只怕明日就要起程。」王小閒擺過酒來，都是珍奇異巧之物，香蕪金猊，杯浮綠蟻。李師師軟款溫存，逐個周旋，在燕青面上分外多叫幾聲兄弟。飲至日落柳梢，月篩花影，把船撐到湖心亭，萬籟無聲，碧天如洗。喚丫鬟取過玉簫，遞與燕青道：「兄弟，你吹簫，待我歌一曲請教列位。」燕青推音律久疏，樂和接過來，先和了調，李師師便唱柳耆卿「楊柳岸曉風殘月」這一套，果然飛鳥徘徊，游魚翔泳，盡皆稱贊。李師師道：「當初宋義士的《滿江紅》我還記得。」柴進道：「師娘昨晚在翠湖亭唱這《水調歌頭》，堪為並美。」李師師道：「偶然有兩個俗客，胡亂打發他，不想污耳。」柴進道：「同令弟燕青在那邊竊聽，恐勞師娘應酬，今日特來奉拜。」李師師道：「失瞻了。」直飲至月落西山，漏鐘漸發，方才罷宴。湖船攏了岸，送李師師到葛嶺，又叮囑燕青再來走走。眾人作別歸寓。呼延灼道：「今日反害小乙哥呆坐了一日。」徐晟道：「那婆娘油滑得緊，把茶潑我一身，為甚麼只管叫燕叔叔？」兄弟眾人大笑。

過了一日，救命有了，差宿太尉齎詔，柴進等先去晉謁宿太尉，約定行期，又到六和塔院辭了武行者，留下一匹火浣布與他做袈裟，一串伽南數珠做個念頭，灑淚而別。幾個高興的，再進城中，置買香扇紗羅、緞匹玩好之物。燕青道：「國中唯少音樂，蠻聲蠻氣聽不得。」用千金收了一群梨園小子弟。諸事俱完，就辭朝謝恩，請宿太尉渡江，到明州下船，揚帆開去。

風水欠順，行了半個月，方到金龜島，先使人報知。就同王進、阮小七、費保、卜青、倪雲、狄成去接詔。李大將軍從城上搭起仙橋，懸珠結彩，香花燈燭，抬龍亭從仙橋上過去，供在金鑾殿，設了香案，李俊率文武共四十四員，俯伏丹墀，宿太尉將詔書宣讀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鴻運當否塞之時，匡濟須英豪之用。朕以渺躬，纘嗣丕基，適遭強鄰啟釁，遠狩播遷，糗糧既匱，矢石已空。茲爾李俊等夙懷忠義，今竭股肱，統橫海之戈船，敗滔天之勁敵。龍輿回轍，鳳輦重頒，厥功偉矣，賞莫酬焉。考勛猷之原冊，彰錫命之榮階。爾宣英主海邦，統御髦士，作東南之保障，為山海之屏藩。永業勿替，榮名長保。欽哉！謝恩。

紹興元年三月日詔。

李俊等高呼舞蹈，謝恩已畢，又同眾謝宿太尉。遂將救命啟出，分給文武。展開看時：

征東大元帥李俊，冊立為暹羅王，賜上方劍，便宜行事。承制封拜，子孫世襲。賜黃金五百兩，白金三千兩，金印一顆，玉帶一圍，蟒段八表裡，御酒三十瓶。

公孫勝秉一正教通真虛寂大國師。

柴進太子太保，禮部尚書，行暹羅國丞相事。

燕青太子少師，封文成侯，特賜金印一章，文曰『忠真濟美』，仙鶴補衣一襲。

樂和參知政事，兼管太常寺正卿事。

裴宣吏部尚書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。

朱武軍師中郎將，兼大理寺正卿。

蕭讓秘書學士，兼中書舍人。

聞煥章國子監祭酒。

金大堅尚寶寺正卿。

安道全太醫院正卿。

皇甫端太僕寺正卿。

宋清光祿寺正卿。

戴宗通政司使。

宋安平翰林院學士。

樊瑞伏魔護國真人。

王進、關勝、呼延灼、李應、樂廷玉五虎大將軍，皆封列侯。李應兼戶部尚書，樂廷玉兼兵部尚書。

朱仝、阮小七、黃信、扈成、孫立兵馬正總管，武烈將軍，皆封伯爵。

花逢春暹羅國駙馬都尉，兼驃騎將軍。

呼延鈺龍驤將軍。

徐晟虎翼將軍。

費保、卜青、倪雲、狄成、童威、童猛水軍正總管，武衛將軍。

蔣敬度支鹽鐵使。

穆春工部侍郎。

楊林廉訪使。

鄒潤留守司。

孫新宣尉使，杜興驛傳道，俱兼兵馬都統制，武毅將軍。

蔡慶刑部侍郎，兼錦衣衛指揮使。

凌振火藥正總管。

顧大嫂六宮防禦，封恭人。

暹羅國故王馬賽真元妃肅氏封王太妃，賜珠冠一頂，霞帔一襲。

暹羅國駙馬都尉花逢春母趙氏封宣德太夫人。

梁山泊已故正將秦明妻花氏封貞節恭人。

梁山泊已故義士，前楚州安撫使宋江，前廬州安撫使盧俊義，誥贈上柱國光祿寺大夫忠國公。

梁山泊已故正將吳用以下俱贈列侯。

梁山泊已故副將魏定國以下俱贈伯爵，仍建廟宇，有司春秋祭祀。

當下文武將領俱受救命，設宴管待宿太尉。李俊致謝道：「前者梁山泊蒙太尉齎詔招安，得以立功報國。今又煩太尉遠涉波濤，頒賜恩典，洪慈碩德，頂戴無既。」宿太尉道：「義士們忠義立心，替天行道，真是人中豪傑。可惜宋公明許多功績，反遭陷害。聖上深憫其忠，故加褒贈。列位能繼其志，復加會聚。牡蠣灘救駕之功，非同小可。今冊登王位，並授顯官，名垂奕世了。」安道全、蕭讓、金大堅、聞煥章拜謝道：「得蒙太尉救挽，致有今日，洪恩其實難報。」太尉道：「凡人遭逢橫禍，便當申救，使出泥塗。據他們逞一時之勢，而今安在哉？」殿前動起鼓樂，李俊酌酒安席，送宿太尉在上。金葉銀花，粉獅糖象，山珍海錯，無不畢具。李俊北面相陪，兩旁席面，四十三人一同安坐。笙簧迭奏，歌舞並陳。眾人更番相勸，宿太尉也覺得歡喜，開懷盡飲，夜深而散。

明日太尉要還朝復命。李俊道：「前日親蒙聖諭，道：『日本兇暴不仁，每每侵犯海疆。』今某與高麗王李俣設法防禦，請太尉屈留幾日，差官到高麗，約定方略，就煩太尉復旨。」便差戴宗、安道全齎了關文，到高麗約籌防倭之策。安道全前日療治高麗

王有功，故遣與戴宗同行。

往返二十餘天。戴宗、安道全回來說道：「高麗王奉有金葉表章、朝貢之儀，防倭之計已謹如約。那高麗王姓李，本國亦姓李，願聯宗譜，結為兄弟，唇齒相依，還要親自來賀。」李俊大喜。安道全道：「那高麗王感昔日療病之功，又送我許多禮物。」李俊道：「前日送與龍王了，今日是補的。」宿太尉道：「不因昔日翻船，怎生出許多奇事？」太尉要行，李俊命蕭讓修了謝表，並進貢之儀。又送宿太尉奇珍之物。李俊等送至海口，差楊林、穆春護送歸朝，至明州而返。回來說：「聞有孟太后懿旨，臨安城中照依東京建造大相國寺，已請武行者做國師，魯智深一派法脈著實興旺了。」正是：猛虎攝威為白澤，蟒蛇脫蛻化神龍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送駕還朝，無甚話頭。借武行者之英雄回首，浩氣如虹；李師師之風韻猶存，柔情似水。西湖燈火，南渡繁華滿紙。界畫樓台，一卷金碧山水，如觀梅道人大潑墨後，忽睹小李將軍畫，令人注目忘倦。南宋末元初，有譏會試舉人詩云：「無情最是沙洲雁，才遇春風便北飛。」鴿子向南，師師較公車諸孝廉還算有情。）